



我的大学

WO DE DA XUE

[俄] 高尔基 著
张豫鄂 张江南 译
赵 宏 审校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

我的大学

WO DE DA XUE

[俄] 高尔基 著
张豫鄂 张江南 译
赵 宏 审校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大学/(苏)高尔基(Горький, М.)著;张豫鄂,张江南译. -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

(高尔基三部曲)

ISBN 7-5354-1475-3

I. 我… II. ①高… ②张… ③张… III. 传记小说-苏联-现代 IV. I 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1331 号

责任编辑:吕艺红

责任校对:朱久山

封面设计:石锦华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公安县印刷厂

(电话:85443821)

(电话:0716-5228744)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 页:2 印张:5.25

版 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字 数:130 千字

印 数:11001—16000 册

ISBN 7-5354-1475-3/I·1182

定价:7.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本社负责调换。

译者前言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是一个不朽的、“大写”的人，一位不朽的、伟大的作家。从1892年9月25日在梯弗里斯城的《高加索报》上发表署名为“马·高尔基”的短篇小说《马卡尔·楚德拉》起，“过多的生活印象”、“俄罗斯雄伟的大自然及其人民的那样温和的浪漫主义气质”，使高尔基由一个流浪汉成为一位天才的作家，在文学道路上走了整整44年。在这光辉的创作生涯里，高尔基先后写出了刻画资产阶级、小市民和城市平民形象的作品《福玛·高尔捷耶夫》、《三人》、《小市民》、《底层》、《仇敌》、《奥古洛夫镇》、《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等；写出了反映作者激荡的革命情绪的、充满英勇的浪漫主义精神的《鹰之歌》和《海燕之歌》；写出了表现无产者的事业和精神的长篇小说《母亲》；写出了叙述杰出人物的回忆录式的特写《列宁》；写出了展示资产阶级“事业”兴衰史的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写出了描写革命前40年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的长篇小说《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写出了揭示作家成长历程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同时还写出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议论文、小品文等。以上种种，共计30余卷。

为了使我国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和研究高尔基富于传奇

色彩的光辉灿烂的一生，我们重译了他的重要作品自传三部曲《童年》、《在人间》和《我的大学》。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严格忠实原文，并尽力用流畅的译文来传达原文的风格。由于我们水平有限，译文如有不妥，敬请读者指正。

《童年》由袁顺芝、刘永红翻译，赵宏审校统稿；《在人间》由宋传伟、柳斌翻译，赵宏审校统稿；《我的大学》由张豫鄂、张江南翻译，赵宏审校统稿。

译 者

1997年3月18日

于是，我动身去喀山大学读书，一定要上大学。

中学生尼·叶夫列伊诺夫使我产生了上大学的念头，这是一位很逗人喜爱的小伙子，一位美男子，他长着一双女人般温柔的眼睛。我经常手不离书，从而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我们彼此相识了。很快叶夫列伊诺夫就开始说服我，说它具有“从事科学研究特殊才能”。

“您是科学而诞生的，”他对我说这话时，总是非常优雅地甩甩他那一头浓密的长发。

我当时还不懂得，就是家兔也可以为科学服务，而叶夫列伊诺夫却非常肯定地向我证实：大学正需要像我这样的青年。自然，我们也谈到了米哈伊尔·罗蒙诺索夫。叶夫列伊诺夫说，到喀山后我可以先住到他家里，秋冬两季我应把中学的课程修完，“随便怎样”应付一下考试——他就是这么轻松地说“随便怎样”——大学将发给我奖学金，五年之后我就成了“学者”。这一切显得是那么轻而易举，因为叶夫列伊诺夫当时也只有十九岁，而且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

他考试完后就走了。两周后，我也动身了。

外祖母在送别时，一再叮嘱我说：

“你不要动不动就对别人发脾气，你总是生气，变得这么厉害、傲气！这都是跟你外祖父学的，而他的结局又怎么样

呢？活着，熬啊，熬到最后变成了傻瓜，老头子真是命苦啊！你要记住一点：不是上帝爱指责人们，而是魔鬼爱干这事！再见吧，唉……”

她擦了擦挂在她那褐色、干枯的面颊上的几滴泪珠，又说道：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着了。你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远走高飞了，而我也不久于人世啦……”

最近几年我常离开亲爱的外祖母，甚至很少回来看她。此刻我的心中突然涌上一阵铭心刻骨的痛楚：我将再也见不到这位慈祥、诚挚、善待我的人了。

我一直站在船尾，目不转睛地望着外祖母。她就站在码头边，一只手画着十字，另一只手抓着旧披肩的角，不停地擦着脸，擦着那双忧郁的黑眼睛——她那双黑眼睛中充满了对世人永恒的爱。

就这样我来到了这座鞑靼人占了一半的城市，栖身于一栋拥挤不堪的平房中的一个小房间里。这栋房子孤零零地立在一座小山岗上，或者说是一条狭窄简陋的小街的尽头。屋子的一面墙正对一片火灾遗址，废墟上杂草丛生。在蒿、牛蒡、马蹄草、接骨木丛中凸起一堆倒塌的建筑物的瓦砾。在这碎砖烂石下有一个大地窖，无家可归的野狗在这儿生的生，死的死。这个地窖对我来说终生难忘，它是我所上过大学之一。

叶夫列伊诺夫一家，只有母亲和她的两个儿子，靠贫民救济金维持生计。一开始我就发现，这个瘦小、头发业已花白的寡妇每天从市场回来，把所购之物堆在厨房的餐桌上时，是以何等的悲剧性的忧伤计算着这道难题：即使不包括自己

在内，又怎样把这一小片劣质肉做成能满足三个棒小伙子所需要的美餐？

她沉默寡言；她的灰眼睛中凝固着一种无望而又温顺的执著，如同精疲力尽的马一样：拉车上山坡，明知自己无力驾驭，但仍然得拼命往上拉。

我来后第四天的早晨，孩子们还在睡觉，我帮她在厨房洗菜。她小心翼翼地问我：

“您到这儿来干吗？”

“上大学念书。”

她的眉毛往上一挑，额角的黄皮肤皱到了一起，原来刀切到手指头了，她马上用嘴吮手指上的血，跌坐到椅子上，可立刻又跳起来了，说：

“哎哟！见鬼了……”

她用手帕把切伤的手指包扎好，继而夸奖我说：

“您很会削马铃薯。”

是啊，怎么能不会呢！于是我给她讲了我在船上的经历。她问道：

“您以为，凭这点本事就可以上大学了吗？”

当时我一点也不懂什么叫幽默。我非常认真地回答了她的问題，并且告诉她我的全部计划的进程，而完成了这些计划之后，科学的殿堂就会对我敞开大门。

她叹了口气，说：

“唉，尼古拉呀，尼古拉……”

而尼古拉这时正好进厨房洗脸，他睡眼惺忪，头发乱蓬蓬的，和往常一样高高兴兴的。

“妈妈，咱们包顿饺子吃就好了。”

“好吧，”母亲同意了。

我想炫耀一下自己的烹调知识，就说，这肉用来包饺子太次，而且分量也不够。

这下子可惹恼了瓦尔瓦拉·伊万诺芙娜，她狠狠地说了我几句，羞得我连耳根都涨红了，紧张得双耳都支棱起来。她把一把胡萝卜扔到餐桌上，转身就走出去了，而尼古拉对我使了个眼色，解释他妈妈的行为说：

“她今天不高兴……”

他在板凳上坐下来又继续对我讲，女人都比男人神经质些，这是她们的天性。一位非常有名望的学者，好像是瑞士人，不容置疑地证实了这一点。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也就此发表过高见。

尼古拉非常喜欢指教我，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向我的脑子灌输他认为必须知道的、不懂这些就无法生存的知识。我对他的教诲，都是洗耳恭听，然后，富科、拉罗斯福奇和拉罗斯查克林在我脑子里重叠为一个人。我根本就记不住，到底是谁砍了谁的头：是拉瓦锡杀了久穆里耶还是久穆里耶砍了拉瓦锡的头？这位可爱的小伙子真心希望“把我教成人”，他满怀信心地对我许诺了这一点。可惜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能认真改造我的条件。由于青年人的自私和轻浮使他无法看到他的母亲是如何竭尽全力，费尽心机来操持家务。他的弟弟，一个反应迟钝、呆板、少言寡语的中学生则更是察觉不到这一点。我倒是早就清楚在厨房怎样能够节省、怎样操作的那一套复杂程序，我也知道这个女人除了尽量巧妙地去填饱自己孩子的肚皮之外，还得养活我这个长相丑陋、举止粗野的流浪儿。自然，分给我的每一片面包都像石头一样沉重

地压在我的心上。我开始去找点活干。为了给家里节省一顿午饭，我一大早就离开家门，刮风下雨时我就到那块火灾的废墟上和地窖里去消磨时光。在地窖里嗅着死猫死狗的奇臭味，听着外面的狂风暴雨声。我突然醒悟了：上大学对我只是一个梦罢了，如果当时去了波斯，也许是更为理智的选择。我幻想自己是个白发飘逸的巫师，能把每粒谷子变得和苹果一样大，每个马铃薯都有一普特^①重。我幻想出不少有利于我们存在于这个生存空间的好办法，因为在这个空间像魔鬼般艰难度日的不仅只是我一个人。

我已经非常热衷于幻想那些非同寻常的奇迹和伟大的功绩。在那艰难困苦的日子里，这种幻想对我很有帮助，因为这种苦难的日子太多了，我已沉醉于梦幻之中。我不期待他人的救助，也不指望突然降临的幸运，但这时在我身上逐步形成了顽强的意志。生存条件越困难，我感觉自己越是坚强，甚至更聪明。我很早就懂得了，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成长起来的。

为了不挨饿，我常到伏尔加河畔的码头上，在那里比较容易挣到十五至二十戈比。混在那些装卸工、流浪汉和小流氓中间，我觉得自己是一块投进了熊熊炉火中的生铁，每天都会烙上许多富有刺激性的深刻印象。那些赤裸裸的、贪婪的人，那些生性粗野的人在我眼前旋风般地转来转去。我喜欢他们敢于发泄对现实生活的仇恨，喜欢他们用嘲讽、敌视的态度对待世上的一切，也欣赏他们对自身毫不在意的潇洒态度。我曾亲身体验到的一切使我很容易接近这一部分人，并很乐意地融进他们这富有刺激性的阶层中去。我读过的布列特·汉特的作品和大量的所谓“庸俗”小说更激起了我对

这个阶层人的好感。

职业小偷巴什金，以前是师范学院的学生，历经磨难并患有肺结核病，他花言巧语地对我说：

“你怎么像女孩子一样，这么胆小怕事，难道怕坏了你的名声？名声对女孩子来说是资本，而对你则不过是一副枷锁。牛倒是清白老实，可它用草来填饱肚子！”

巴什金棕色的头发剪成演员的发式，身材矮小，动作灵活、轻巧，像机灵的小猫似的。他指点我，保护我，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地希望我有所作为，希望我幸福。他非常聪明，读过不少好书，最喜欢读的书是《基督山伯爵》。

“这本书的内容既有目的，又有激情，”他说。

他喜欢女人，一谈起女人就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津津乐道。他那被疾病摧毁的身体内发出一阵阵抽搐，这种病态的抽搐使我反感，但我仍然聚精会神地听他讲，感到他的语言很美。

“女人啦，女人！”他声调激昂地说，“为了她，我什么都敢干。为好女人和魔鬼无罪孽可言。活着被人爱，世上没有比这更美妙的事了！”他说这话时黄黄的面颊上泛起一阵红晕，乌黑的眼睛里闪烁出赞赏的光辉。

他真是一个讲故事的天才，毫不费劲地就为妓女们编出一些催人泪下的悲伤爱情小调，这些小调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各个城市广为流传，流传的最广的是：

我生来贫穷，且不漂亮，
浑身上下破衣烂衫，
谁也不愿娶我这样的姑娘……

行动诡秘的特鲁索夫对我很好。他仪表堂堂，穿着华美，有和音乐家一样纤细修长的手指。他在造船厂住宅区开了一家“钟表修理匠”的小店，可背地里干的却是销赃的勾当。

“彼什科夫，你可别学小偷的门道，”他对我说这话时，非常有风度地捋了捋花白的胡须，眯缝着那双奸狡而傲慢的眼睛，“我看，你应走另一条路，你是追求精神生活的人。”

“什么叫追求精神生活？”

“唔，追求精神生活的人没有嫉妒心，只有好奇心……”

这对我而言并不全对，我对许多人和事都嫉妒过，例如：巴什金善用独特而诗化的方式进行出乎意料的比喻和运用各种词汇短语的才能就使我的嫉妒心油然而生。我记得他的一个爱情故事开头的几句话：

“一个漆黑的夜晚，我，像藏在树洞的猫头鹰一样，缩在荒僻的斯维亚日斯克市的一个小旅店里。这时正逢金秋十月，阴雨绵绵，秋风潇潇，风雨声如同一个受委屈的鞑靼人拖长声调没完没了地唱着：哦……呜……”

“……于是她来了，轻盈的步伐，绯红的面孔，如同旭日东升时的云彩，而她眼神中的纯洁却是欺骗人的。她诚恳地说：‘亲爱的，我对你问心无愧。’我明明知道她在撒谎，但我宁愿相信这是实情！我的理智中是清醒的，但我的心灵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她是在说谎！”

他讲叙时，有节奏地摇晃着身体，闭着双眼，时而用手轻轻地触摸一下胸口。

他的声调非常低沉，含糊，但声音却非常鲜明动听，宛如夜莺在歌唱。

我也非常嫉妒特鲁索夫，他栩栩如生地讲起西伯利亚和布哈拉的故事，常以玩笑的口吻，但又是非常恶毒地谈论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还悄悄地跟我谈起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

“这位沙皇在这世上可是位能人。”

我觉得特鲁索夫很像小说中的“坏人”，这些“坏人”在小说的结尾时，都出乎意料地变成了胸怀坦荡的英雄。

有时候在闷热的夜晚，大家就趟过喀山小河，到对岸的草地去，在小树林里边喝酒、吃肉，边谈各自的心事，但谈的更多的是生活的复杂性，谈人际关系可怕的纠纷，尤其爱谈女人。一谈起女人来，他们就充满了怨恨和悲伤，有时也非常动情地凝视着黑暗，似乎在黑暗中充满了恐惧的意外事故。在星光模糊的户外，在闷热的、长满茂密的柳条灌木的洼地里，我和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三个夜晚。夜里，来自伏尔加河的潮气弥漫在空中，船上的灯光像金色的蜘蛛网向四面辐射，山边和黑暗处闪烁着一团团的火球和光线，这是一个富饶的乌斯隆村住家和酒店的灯光。轮船的蹒轮闷闷地打着水，水手们对着船上的商队鬼哭狼嚎般地吼叫，不远处一把小锤子敲打着铁板，凄凉悲戚的歌声在河面上回荡，唱得人心如死灰，歌声引发的忧郁感笼罩在人们的心头。

更为悲伤的是听人们的随意谈话。人们都在思索着生活，各谈各的遭遇，几乎都顾不上听对方的。他们在灌木丛中坐的坐，躺的躺，抽着烟，偶尔喝上几口伏特加酒或啤酒，然后又沿着回忆的思路往下谈。

“我曾见过这样一件事，”黑暗中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听完他的讲述，人们都赞同道：

“常有的事，常有的事……”

“有过”，“常有”，“过去常有”，听到这些话时，我仿佛觉得今夜人们都走到了人生的尽头，一切都经历过了，将来还能有什么呢？

这种感觉使我慢慢疏远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不过我还是喜欢他们。依我的经历来推算，如果我和他们走上同一条路的话，那是顺理成章的。忍辱负重地向上爬，求学的希望破灭，这促使我去接近他们。挨饿、受气和伤心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有能力去犯罪，去侵犯“神圣的私有制”。但是年轻时代的浪漫阻止了我，使我放弃了我曾经注定要走的路。除了宣扬人道主义的布列特·汉特的书和通俗小说之外，我也读了不少好书。这些书激励我去追求那种我并不十分清楚，但又比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更有价值的东西。

这时我又有了新的相识，又有了新的感受。在叶夫列伊诺夫家旁边的空地上，经常聚集着一些中学生玩“攻城”的游戏。我一下子迷上了一个叫古里·普列特尼奥夫的中学生。他皮肤黝黑，蓝色的头发，像个日本人。他满脸雀斑，像撒了火药一样，玩游戏时总是那么快活、灵巧，谈话时幽默风趣，妙语连珠。他身上充满了各种才干的萌芽，同时，他也和一切有才干的俄罗斯人一样，凭上天赋予他的天资过活，从不尽力去发展和提高这些天赋。他热爱音乐，具有敏锐的听力，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极高，能像艺人一样弹古斯里琴，弹三弦琴，拉手风琴，但却不想掌握更高深、难度更大一点的乐器。他很穷，穿着破破烂烂、皱皱巴巴的衬衣，打了补丁的裤子，露了底的破皮鞋——这一切与他勇敢、强壮的肌体、敏捷的动作、豪放的手势都非常相匹配。

他很像一个刚站起来的久病初愈的人，或者是一个昨天才出狱的囚犯；生活中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新鲜、美好的，任何一件事都能使他兴高采烈，他就像一枚礼花炮似地蹦蹦跳跳地飞窜。

当他听说我生活得非常艰辛而且处境不妙时，就建议我搬来和他同住，并去考乡村教师。就这样我住进了古怪而愉快的“马鲁索夫卡”大杂院。这是雷布诺里亚德街上一栋很大而又倒塌了一半的房子，好像是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一些历经苦难、衰老过时的幽灵们从房东手中抢来似的。普列特里奥夫住在走道通向阁楼的楼梯下面，一头摆了小木床，走廊尽头的窗户边放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走廊里有三间房，两间住着妓女，另一间住着一个患肺病的数学家。他以前是神学院的学生，又瘦又高，面目狰狞，长满棕红色的硬毛发，破衣烂衫难以遮体，衣服的破洞里裸露出泛青的皮肤，无肉突起的肋骨，看起来真可怕。

他好像以吃自己的指甲度日，把手指头啃得血淋淋的，他没日没夜地画呀，算啦，不时沉闷地咳嗽几声。妓女们都很怕他，认为他有精神病，但出于怜恤，又总是在他的门口放上些面包、茶叶和糖。他把这些施舍一一捡回去，像一匹不堪负重的老马一样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如果妓女们忘了，或者不知何因不能给他东西时，他就会打开门，嘶哑着嗓子大声叫喊：

“给点面包！”

在他那凹进的乌黑眼窝的眼珠中闪烁着狂热者自命不凡的傲慢。偶尔，有一个矮小的驼背残疾人来找他。这人瘸着一条腿，肥硕的鼻梁上架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头发花白，那

阉割派教徒的黄脸上总堆着狡猾的笑容。他们紧闭大门，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中悄然无声地呆上好几个钟头。仅有一次深夜数学家沙哑愤怒的叫喊声把我惊醒：

“听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是个笼子，是的！是个老鼠笼子，是的！是座监狱！”

驼背残疾人刺耳地尖笑着，反复不断地唠叨着一些奇怪的词，而数学家突然大吼起来：

“见你的鬼！滚！”

他的客人滚到走廊上，气呼呼尖声地叫骂，用一块破旧的斗篷把身体裹紧；而数学家面目狰狞地站在门口，手指插在乱糟糟的头发中，哑着嗓子说：

“欧几里得是个大傻瓜！大笨……蛋……，我将证明上帝比希腊人更聪明！”

他使劲把门一关，震得房间的什么东西“哗”的一声倒了。

不久我就知道了，这个人想从数学的角度来证实上帝的存在，然而，他却死于自己的结论之先。

普列特里奥夫在一家印刷厂里当报纸的夜班校对员，一晚上能挣十一戈比。如果我没找到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只能靠这点钱过日子：一天四俄磅^②面包，两戈比茶叶，三戈比糖。而我没有时间去找活干，因为我得学习。我要战胜困难重重的各门学科，尤其使我感到困难的是变化古怪、意义狭窄而死板的语法，我完全不会把这些生动活泼、难度极大、俏皮灵活的俄语用于刻板的形式。但幸好我很快就感觉到，我学习这些东西未免“太早了”，即使我考上了乡村教师的资格，也不会被录用，因为我的年纪太小。

我和普列特里奥夫共用一张床，我夜里睡，他白天睡。每天清晨他下班回来，由于缺乏睡眠，他脸色发青，两眼充血。我赶紧跑到小吃店去打开水回来，因为我们没有自己的茶炊。然后，我们坐在窗户旁边喝茶，吃面包。古里给我讲报纸上的新闻，读笔名为“红色多米骨牌”酒鬼小品文作者的滑稽诗，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使我惊讶。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像对倒卖旧女装并兼作媒婆的大胖脸婆娘卡尔金娜一样。

他向这个婆娘租了楼梯下的角落，但他没钱付房租，所以他常给她讲点愉快的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人的歌，以此代替房租。当他用男高音唱歌时，他的眼中闪耀着嘲笑的光芒。卡尔金娜太太年轻时曾是歌剧班的合唱演员，她能理解歌词的含义，有时竟被感动得热泪盈眶。眼泪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中滚落到由于长年暴饮暴食而浮肿的瓦灰色的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抹去脸上的泪水，然后用一块肮脏的手帕细心地擦擦手指头。

“哎哟，古罗奇卡，”她叹息着说道，“您真是了个了不起的演员！您要是稍微长漂亮一点的话，我肯定就来替您作媒了。我曾替多少小伙子介绍过寂寞孤独的女人！”

就有这样的“小伙子”住在我们楼上。他是个大学生，是皮匠的儿子，中等个，肩宽背阔，腿很细，整个身材像一个倒三角形，只不过底部的这个锐角有点破裂——这个大学生的脚很小，像个女人似的。他的头也很小，深深地缩在双肩中，长着一头棕红色的硬发，在苍白、贫血的脸上鼓着一双大而无神、浅绿色的眼睛。

这位大学生违反了父亲的意愿，所以只能像一条无家可